

雪的记忆

□叶龙虎

那么多年了，只要看到下雪，或者读到关于雪的古诗词，总会想起我经历过的那几场大雪。我喜欢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、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这样的意境，我甚至会在漫天飞雪的夜晚，脑海中出现“林冲风雪山神庙”这样的画面。虽然，南方的雪不像北方来得大气，但也足以给人一种丰富的联想，一种遥远的记忆。

在不同的年龄阶段，人们对雪都会有不同的感觉。童年时的雪是新奇、好玩的，尽管当年穿着单薄，也能在雪地里玩得热气腾腾；青年时的雪又是豪气冲天的，雪中行军，健步如飞，甚至会联想起《林海雪原》中少剑波率领的小分队；老年时的雪，虽然已经让人小心翼翼了，即便在平坦的路上，也不敢大踏步行走，但是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会带来更丰富的画面感。

那还是童年时代。那天，天才蒙蒙亮，在被窝中的我便迫不及待地抬起头，窗外是白茫茫的，屋檐挂着晶莹剔透的冰凌，围墙上像堆着一层厚厚的白面。昨晚，是“嗒、嗒”声把我送进梦里的，我知道，那是雪子打在瓦上的声音。当时我就期待，夜里一定会有一场大雪。

“啊，好大的雪！”门外大路上已经有人在嚷嚷了。

这声音是信号，平时喜欢赖床的我，这时候用不着父亲习惯地催促，就急急起了床。推开门，水缸边、墙脚下的积雪已经厚得上了膝盖。远处的山、近处的屋、眼前熟悉的景象全都变白了。这大概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大雪。上学去的路上，鞋子“嘎吱、嘎吱”地响，都走出很远了，回头看，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很清晰地延续到我家的大门口，真是好看。虽然缺少少穿，兴奋的我却早已忘记了寒冷，一边看新奇，一边看自己的脚印，走进教室才感觉寒气逼人，同学们好像都在发抖。忽然，不知是谁开了头，教室里顿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跺脚声。课间的十分钟比平时更加期待，同学们像是发了疯似的扔雪团、堆雪人、还有一起“轧窝子”的。那天放学一回家，我约家隔壁的小伙伴去捕鸟，也学鲁迅和闰土捕鸟的方法，在雪野扫出一块干净的地方，撒上一捧秕谷，一根短木棍支起一只“筛谷寨”，棕丝做的细细的“牵田绳”缚在短木棍上，我们捏着绳子的另一端，躲在远处的草篷边。等了很久，脚都冻麻了，居然一只麻雀也没飞过来，白白浪费了一捧秕谷。

又有一年大雪，离小时候雪地捕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那是在冬季野营拉练的途中。那天，我们的连队住进了一所小学校。白天的天气还是好好的，只是山里的风大，虽然学校是这个小山村最好的房子，可是从窗缝、瓦缝灌进来的风，吹到脸上像刀割似的，彻骨的冷。原来放三列课桌的位置，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，临时变成了三列地铺。我们先在稻草上垫一张薄床单，四斤重的军被压上脱下来的棉衣、棉裤，上面再盖一件雨披，几十个人把偌大一间教室挤得满满的。大概是人多，又是年轻人，躺下后倒不觉得冷了。因为白天行军辛苦，大家很快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早上，起床号一响，从被窝中钻出来的一颗颗脑袋，都露出了惊奇的表情，这哪是被窝？半夜里的一场大雪，我们竟被埋在了积雪底下。这些脑袋，仿佛是从雪底下钻出来的。

十年前的那场雪下得也有点猛，城市的道路被积雪压断的树枝阻塞了，市政府号召机关工作人员上街扫雪。但是，天气很快就变好了。因为临近春节，我与朋友挑了一个好天气去大岚的后朱买猪肉，总以为城区没有积雪了，山上的道路也该融化得差不多了。一早，我们从市区出发，走三省道，车到钱库岭，就被告知前方有积雪不能通行。于是掉头改走梁荷线，翻过斤岭有一条沿溪的小路，我以前摄影走过比较熟悉，也算是抄近路。谁知车子刚过岩头村，轮子就陷在积雪中了，进不了也退不得了，无奈去村民家中借了铁锹，好不容易把轮胎前后的积雪铲掉，再掉头回到梁荷线，准备改走李俞线。那天，进山的车子都集中在李俞线上了，路小车多，一路阻车，到后朱差不多下午两点多了。村里的小巷多是高低不平的坡路，积雪成冰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但是，城里来的人谁都抵挡不住雪山雪村的诱惑，这不，为了镜头中多留一些山村雪景，我也接连跌了好几跤。

作为南方人，我喜欢雪，更喜欢难得的大雪。假如这个季节没有雪，那还能算冬天吗？

腌雪

□王太生

雪能腌吗？有人为了留住眼前的这份美好，在天地俱寒时，忙着腌雪。

雪是精灵，稍纵即逝。清代顾仲在《养小录》里说，“腊雪贮缸，一层雪，一层盐，盖好。入夏，取水一勺煮鲜肉，不用生水及盐酱，肉味如暴腌，肉色红可爱，数日不败。此水用制他馐，及合酱，俱大妙。”

在古人眼里，雪不但能腌，而且腌过的雪，还能做菜。

腌雪，实际上是在雪中放入盐，贮于缸中，便于保存。就像腌菜、腌萝卜干，一层菜一层盐，一层萝卜干一层盐……码在缸中。

秋冬时，肥硕的高杆叶菜大量上市，菜茎玉白，菜叶碧绿，水嫩新鲜，叶茎间似有潺潺流意。南方人一时吃不掉，用盐腌起来。古人见到天降瑞雪，晶莹可爱，也就一层雪一层盐，像腌菜那样腌雪。

腊雪，古人为什么舍不得浪费掉，要腌呢？《本草拾遗》说，“味甘，冷，无毒。”瓶装密封后，放在阴凉处，数十年也不会坏。

腌过的菜，盐液浸渍，发酵，增进蔬菜风味。菜从缸中捞起，已经沥去水分，悬挂在两棵树之间，一根绳子上晾晒，在风中招摇。

腌菜晒干后，变成咸菜，可切成细末，清粥一碗。亦可佐酒，煮小鱼咸菜。

腌过的雪会咋样？盐入雪后，雪便化了。这就像冬天大雪封路，撒盐除雪。雪化了，一缸雪，滩瘪下去，变成半缸水，半缸居家过小日子的烧菜卤水。

古人除了扫雪烹茶，还将雪腌起来，做成卤水，留待日后，炒菜烹肉。取雪之冰清玉洁，这种方法实在高妙，也不失情调。

腌雪是文人雅事。腊月天，有人腌肉、腌鱼，有人腌鸡，都是为了将食物更好地保存。也有人异想天开，想腌其他东西。

我的好友、诗人陈老大，有一天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，他想腌诗。陈老大说，年轻时写过的句子，每一个字都活泼水嫩，水意盈盈，现在写不出了，他想把它们腌起来，贮存于一本书中。那本书就像一口缸，等到日后自己老了，老眼昏花，坐在屋檐下晒太阳，他就想起了什么，每天取一点，拿出来自己品味。

陈老大写过很多诗，在他眼中，写过的那些诗都是腊雪。年轻时的那些拈须苦吟，要把它们腌起来，封存于缸中，待到若干年后自己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做他精神的调料。

陈老大的诗，值不值得腌？这就像古人腌雪，客随主便。腌着保存的诗，好不好？反正在自己的缸中，暂且让他癫狂一回，只要自己觉得好，就行。

心情能不能腌？遇到吟诗觅好句、登山见日出、久别逢旧友……高兴的事，就把它贮藏起来。遇着连日阴雨、丢钱破财、小人诋毁……心情不好时，像取腌雪那样，取一勺，过滤杂质，为自己煲一瓦罐暖汤。

交情能不能腌？就像我和陈老大，喝酒、行吟，这么多年，好朋友从不跟对方借钱。有一年，我和陈老大去浙江爬山，遇雨，我冻得直打哆嗦，陈老大在小旅馆里把他的背心给我穿，说自己爬山时嫌热。这些旅途上的温馨场景，我学古人腌雪那样，把它们放点盐，封存在内心的水缸收藏。朋友之间，不仅是酒，有时还是生活中影响彼此生活的调料。

陈老大摇头晃脑，摹仿古人，“及老，取一勺诗煮鲜肉，不用鸡汤及味精，肉味如暴腌，色香俱佳，数日心情不败。此诗用做其他清蔬，及合酱。我开一爿小酒店，你约，还是不约？”

不管约不约，趁着心情，将那些认为美好的东西封存，收藏起来。等到春暖花开，做一桌好菜。

总第6604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